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盧同

子斐

元子景裕

景裕弟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麈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太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

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遂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選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選特爲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罷家羅匿之使弟昌羅長子將加捶楚羅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享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羅妹以報其恩大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虛受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承

友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

浩之難其庶兄弟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

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
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寵侯爵降為伯累加祕書監
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
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
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伯
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為萬乘親戎轉運
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
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
旬賊眾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
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

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遠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
實然得聲名甚成踰乎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
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
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為使
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
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
偽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
太尉長史後為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
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
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

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
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
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
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
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
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為婚
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
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龍表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
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魚甘陽男之例詔乃
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寔言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
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為
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
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敷課農桑墾田
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負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
水使者卒官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
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
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
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
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

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行以為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
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
第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
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
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
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
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
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僕射楊遵彥薦
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負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

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
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
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祭酒
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
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
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
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
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
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

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又不
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學教上士隋文帝爲丞相遷武
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
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邢特進以
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駕
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
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外和有少氣疾分符坐
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器務旣屏魚鳥爲隣有
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
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騫蒼翮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
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鷓鴣鳥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礪培陰偶影獨立嗚呼批稗雞
鷲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
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
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旣而又著
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
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
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

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
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
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為
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
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
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
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
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太宗伯斛斯徵脩
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
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
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
徐州摠管長史其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
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
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
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
類也轉壽州摠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
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
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
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
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

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
弟之中人望最下位異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
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
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
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
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
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
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
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
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字道
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
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
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
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
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
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雋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
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
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雋勸其干謁當途
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

顧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傳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並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万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孫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負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菜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

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
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
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
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
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
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
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
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
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
刺史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
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迨遇大寒軍人凍死
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
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馬鎖昶窮
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曰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
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
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
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
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
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
閑澗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
或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
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
於時元明及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
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
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
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
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
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
興恣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
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
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
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
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寬龐好酒曾於婦氏飲宴
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

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
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
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
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
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
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
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
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
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
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

松年李度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爲岳
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
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
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
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
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
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
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
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
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

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
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
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
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妾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
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直家貴買之錢直始
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旣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
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
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
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
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
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
敗陳人遂圍壽隍羅芳陂以水灌之詔正長春爲南討都
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
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之度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
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
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
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
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
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
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五萬落陳者唯與

鄧伯偉一人耳時李駟駟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第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閔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彥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特德極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駢駢馬其子邃奉命極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邃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并城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云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洛多所收贖及伯源昶等竝循父風遠親踈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

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悻薄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

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
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
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
魏遣侯景龍襄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
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制不因遣舍人
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
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根冒險經
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
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
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太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
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
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為黃門侍郎周
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
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
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
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
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豕字宇文護擢
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
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

遂與摺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
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身士愷
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
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
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
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
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禧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
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
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
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上

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
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
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
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一人曲相薦達累
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
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
而先任用肅左足孿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
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
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威之子
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
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
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
遂及於此宗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真外散騎侍郎
幽州刺史宗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尚與玄家齊等洪第光
宗位尚書郎先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
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儻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
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見集

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
乃兄觀竝無子文集莫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為賀拔

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

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辭疾

不受孝昭即位召為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

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

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

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

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為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
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
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
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
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
食至但有粟食菘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
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濠皆以
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
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
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文偉
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二十八始舉秀才除
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雋案雋迹脩督亢陂溉
田萬餘頃人賴其利雋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
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
稻穀於范陽城時饑荒儉多所振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
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
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
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介朱榮將侯
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

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
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
因據幽州降尔朱兆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
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
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
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
性温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
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為後生之後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
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

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
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上後朝廷
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
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
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
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
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
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梓
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
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

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
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者在髮憂善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
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
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
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
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
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
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
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比皆遺逸恭道
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
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位南
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
其彈筥發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
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
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踈失
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
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
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
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慶公之譽部內患之

同於歲祿官給長緡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
康生罪兼襲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
功同閱吏部勲簿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二百餘人乃表言
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
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
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向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
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
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
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
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

錄三長之所其實官立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
本曹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
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
重究括然後奏印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
但偷階只以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
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
齊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
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
代付此制一行差止女效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
素勲簿政可廢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

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
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
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
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
其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行臺記至
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
勳簿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女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
情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
近云其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斷其職人
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擢庶使酬勤

連申立勳者勸事不經又僥倖具息或遭窮難則與中正
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
臺督將至京始造成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
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
元又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
又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
黃門同善事在位為父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父
旨論者非之同兄瑋少多天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
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一階以加瑋瑋遂除安州刺史論
者稱之營州城人蘇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

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千人并免家奴
為良齋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
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
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又黨除名莊
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
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曾泰初除侍中進號驃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又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為
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帝以
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
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惠引為大將軍府刑
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
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
拷掠過度於大棒卓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
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
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
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
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
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永大統初贈太僕卿平
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
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
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
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
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
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昺等同徵赴鄴
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彥納與景
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
督賀拔仁討平之間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
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
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
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
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
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爲中
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
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履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
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
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
胡沙門道惴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

擊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脩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旣破尒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

尒來辯抗言酬荅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

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

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
凡所割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
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
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業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
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
史慎弟詮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
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
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
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
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
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
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
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
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
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
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
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
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乙正宮尹
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

師古官負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
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
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
用秦漢等官令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
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
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
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
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

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
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一萬以上
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
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
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
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
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
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
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
中郎將軍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

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負外常侍揚烈將軍左負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山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貴給事明威將軍允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

屬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負外侍郎討寇將軍左負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戌主

州守
七
上
例

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
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
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
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負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
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
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
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
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
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
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
年詔撫愆官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
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
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
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
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
安貞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
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
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傳謚曰簡光性

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搖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賈

賈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為大司馬賈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言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賈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賈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賈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賈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賈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賈清宮因典宿衛賈乃奏改周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賈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賈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踈忌賈諷昉及上

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頽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詣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竝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准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篋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篋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公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大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為宮詔賁與儀同揚慶和判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焉鹹人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糶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

為大司馬及摠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貴柳棗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輩寸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如賈之例比皆不滿

任之則不遜致之則

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

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明者

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

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亦

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

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

餘車勇効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以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擁一馬至大騾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

仗遺啓書獻之贈司空異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及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時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

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
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
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
爲師於是親幸臺且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
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
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中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
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
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

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
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
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
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
舉仲宣文雅俱劭叔虎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
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
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及其才地肆
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
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
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

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賈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